

都市情感小说



幸福就像白日梦，经不起别人呼喊，
惊吓的结果是惊醒，惊醒的结果是一场空。

| 莲花★著 |

年龄不允许收藏，它是个消耗品。

剩女我最大

一部以超级剩女为题材的都市情感小说，涵盖时下热门的剩女、“小三”和暴力捆绑婚姻话题。

天涯四次首页推荐，两次进热门排行，
一次被主编推荐，在天涯文学不到二十天点击十几万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目 录

- 1 笑里藏刀, 寂寞伤人 / 001
- 2 熬不过的“七年之痒” / 004
- 3 “贱”字当头, 意外怀孕 / 007
- 4 升职降职, 河东河西 / 011
- 5 “三剑客”金盆洗手 / 014
- 6 命犯倒霉奔驰男 / 017
- 7 怜香惜玉, 简直胡说 / 021
- 8 “剑南春”的第二春 / 026
- 9 雷人面试, 所向无敌 / 029
- 10 以“爱”之名的一夜情 / 032
- 11 无家可归, 流落街头 / 035
- 12 有一种美丽叫可爱 / 039
- 13 要命的押一付三 / 046
- 14 狗拿耗子, 有人怜惜 / 050
- 15 要命的形象, 冤家还路窄 / 053
- 16 醉酒的探戈惹眼泪 / 056
- 17 意外的馅饼 / 062
- 18 29岁传出的丑闻 / 065



- 19 真情表白, 暧昧有染 /068
- 20 爱情的傻子, 虚假的幌子 /072
- 21 绯闻延续, 送花风波 /076
- 22 借酒浇愁, 为伊憔悴 /079
- 23 感情的多事之秋 /082
- 24 非诚勿扰之相亲记 /085
- 25 人在江湖漂, 多少挨几刀 /089
- 26 KTV 是下半身动物的娱乐所 /092
- 27 “扫黄组”精英 /097
- 28 过山车上的尖叫 /100
- 29 偶遇了, 也不是那碗茶 /102
- 30 遭遇强奸犯 /105
- 31 失忆, 人至贱则无敌 /109
- 32 失忆刺激 /113
- 33 以暴力捆绑婚姻 /115
- 34 情人 PK 妻子 /117
- 35 到底谁 PK 掉了谁 /120
- 36 PK 结果大揭秘 /123
- 37 沿着红地毯走向厨房 or 幸福 /127
- 38 换届之乱, 人心浮动 /129



- 39 神经大条,脑袋抽筋 /132
- 40 老赵辞职,可圈可点 /136
- 41 伯母你好,姐妹团评估 /139
- 42 旧情复燃,谁是谁的菜 /142
- 43 重整朝纲,熊猫烧香 /145
- 44 别以为我是 hello, 其实我是撒野的 kitty /150
- 45 一个前妻,一个前女友 /154
- 46 东施效颦林黛玉 /157
- 47 谁是幕后黑手 /161
- 48 你猜出来了吗 /165
- 49 命犯桃花 /170
- 50 头真的是岸吗 /173
- 51 没有绯闻,是你的错 /176
- 52 男人都容易犯贱 /179
- 53 办公室最喜欢玩的一种游戏就是整人 /182
- 54 雨中与你相遇 /186
- 55 为你做最后一件事 /190
- 56 这爱是几斤几两 /194
- 57 高调复婚 PK 低调表白 /197
- 58 爱情总叫人目眩神迷 /201



- 59 永远到底有多远 /205
- 60 死无对证的童话 /209
- 61 我不是灰姑娘 /212
- 62 后悔不代表可以回到过去 /215
- 63 求婚没戒指,当菜场买白菜啊 /217
- 64 搬家前前后后 /221
- 65 扫兴的医生 /224
- 66 丑媳妇终见婆婆 /227
- 67 两个人的第一次 /230
- 68 党的教育——“改了就是好同志” /232
- 69 没有爱情的婚姻是盲目的 /236
- 70 幸福薄命,遭遇车祸 /239
- 71 料理后事之后 /242
- 72 逃离到另一个城市 /246
- 73 高尔基的“海燕” /250
- 74 流产 /253
- 75 凤凰浴火重生 /256
- 76 “秦王”刺“荆轲” /259
- 77 大雨滂沱 /262



1 笑里藏刀，寂寞伤人

苏州这个小家碧玉的城市，在凌晨的夜里依然有彻夜的霓虹在闪烁，笼罩在夜色之下的喧嚣，穿透那些因为空虚而无聊，因为寂寞而无望的人群。

尽管无聊的人太多，却也没有人用自己的无聊去慰藉他人的无望和悲伤。

“谁说 29 岁是我的幸运年？所谓的幸运就是男人跑了，还卷走了我的私房钱？事业垮了，把别人捧上来自己下台？以后谁再和我提‘幸运’两个字，我和他死磕。”

苏苏蜷缩在沙发的一角，悲伤得有些抓狂，落寞得有些无助，眼泪汇聚成了汪汪的河流，手里的玩具熊遭受了史无前例的非人虐待。

年关在天桥遇到算命的，心血来潮卜了一卦，算命的说 29 岁是她爱情事业双丰收的幸运年，这是 30 岁来临之际上天对她的垂青和眷顾。

29 岁分明是一个难逃的劫数，分明是垂死挣扎的回光返照。

“人事方面做一下调整，大家都知道主编位置缺席太久，一直是柳苏苏身兼数职，所以社里决定由……”

由字还没说完，柳苏苏从座位上站起来准备接受即将卫冕的皇冠，想着老总朱老头子单独把她叫到办公室，亲切地说：“小柳啊，你在公司也不少年头了，怎么也算三朝元老了，考虑过跳槽没有？”苏苏一脸严肃坚毅地表决心，“朱总，公司当初不嫌我没有经验才疏学浅，我怎么能在公司成长的时候另谋他路呢，朱总，您放心，我势必与公司同呼吸共命运。”

朱老头子笑嘻嘻地握着苏苏的手说：“公司就缺你这样的人才，踏实，努力，以后要继续发挥你的作用啊。”苏苏激动地差点敬了个礼，心里美滋滋地想着那句“继续发挥作用”的话，潜台词岂不是要重用之？

“由编辑部的曹文辉担任主编一职，小曹勤勤恳恳……”





接下来的话苏苏已经听得有些混沌了，幻想啊幻想，一切都是肥皂剧，净做梦了，聪明的她站起来鼓着掌，嘴里说着恭喜，佯装无事。

早上老朱路过苏苏办公室时还拍了拍她的肩膀说，“这段时间辛苦你了，好好干，公司不会亏待你的。”原来所谓的不亏待就是将份外的工作抽回了。

意料之外，完全是一场滑稽的游戏，一个根本不是对手的胜利者走过来和她握手，还说“以后麻烦苏苏姐协助”。看人家多会说话，说“协助”而不是帮助，更不是“关照”，适应之快令人咋舌。

苏苏用她职业的微笑回馈新领导，说：“哪里，以后还劳烦曹主编多多关照我才是。”

接着肥头大耳的朱总走过来说：“苏苏，公司知道你是个人才，小曹某些方面还真需要你把关协助啊。”

尴尬和难看，苏苏恨不得抓碎自己昨晚通宵熬出来的稿子扔到老板油亮的头上，再指着鼻子骂他：“无能，有眼无珠，早晚你的小杂志社倒闭。”

饭还要吃，工作还得做，老板还要哄，新领导还要巴结。

“朱总，您客气了，作为公司员工您不吩咐我也得抛头颅洒热血。”说完自己都觉得恶心。

世界就是这样的，你倾注汗水得来的东西，有些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地拿走。

昨晚也就是公元 2010 年 2 月 24 日，柳苏苏站在苏州最繁华的观前街，金色褶皱壁纸包装的柱子，彩色花纹修饰的围墙，美罗商城、金鹰国际、人民商场……彰显着品牌、奢侈和繁华。

夜的风带着刺激皮肤的寒冷灌向站在路口的苏苏，她打了个哆嗦，双手环在胸前抱紧自己。风卷着塑料袋旋了个圈又卷到角落处和她一样哆嗦着，因为一期关于夜生活的杂志专题，她非冲动地跑到这个地方看看白日里热闹的场所夜晚会怎样的冷清寂静。

这个地方居然在零点报时的时候还热闹着，有醉酒的男人，吵架的情侣，收摊的小贩，三三两两开来开去的车子，酒店、飙歌城前拉扯的男女、停放的车辆、说胡话的男人，当然还有 24 小时营业的肯德基、麦当劳。

苏苏拿出相机拍了几个镜头，收场打道回府。这丫头前些日子独闯了酒吧、KTV、浴场这种男人寻欢作乐解决生理需求释放多余精子的地方，非写出

创意,标新立异追求独一无二的完美。

今天苏苏带着昨晚拍的照片和通宵熬出来的稿子,从衣橱里挑出一件白色连衣裙,光鲜亮丽,发髻梳得光亮,高跟鞋走起来也咔咔作响,幻想这次竞选主编非她莫属。

当她以一个骄傲的姿态走进自己的办公室,好像走红地毯一样接受众人羡慕目光时,内心抑制不住的喜悦。然而当她站起来接受最神圣的宣告时,听到的却是别人的名字。

“苏苏,节哀顺变,你不知道小曹是朱总的侄女吧,亲的。”

“人家来这儿根本不是做小编的,那只是练练手。”

“家族企业的悲哀啊,同情!”

工作中的打击在他人不经意的笑话中将她的尴尬升腾到极致,此时的苏苏好像走进一个传说,这个传说在江湖上早已闻名,而这次的闻名却是因为一件极其令人崩溃的事。

“没关系,对女人来说,感情上的风调雨顺绝对PK得了事业上的磕磕绊绊。”她想着自己相恋七年的男友,幸福地傻笑。



2 熬不过的“七年之痒”

叶峰出差一个星期了,今天回来。虽然在一起七年了,苏苏还是不喜欢他不在身边的日子,还是会深切地思念他。苏苏调整好心情专门跑到范思哲重金买了件淡粉色的衬衣调剂一下平淡的生活。

回到家苏苏看到叶峰很疲惫地坐在沙发上拿着遥控器不停地换台,于是打消了要把自己落选的事告诉他的念头。

“宝贝,我回来了,好想你哦。”苏苏几乎是扑到叶峰身边,“来让我亲亲。”苏苏双手捧着叶峰的脸送到自己嘴边,狠狠地亲了几下。

“宝贝,猜,我给你买什么了?”

“还有什么,衣服呗。”叶峰懒洋洋地说。

“你怎么知道?”

“每次不是衬衣就是领带,这些不需要对尺寸做过多的要求,最重要的是实惠。”

晚饭过后两个人躺在床上,用叶峰的话说“就算各自扒光了也没什么兴趣”,但是还要习惯性地完成作业才睡得着。

早晨苏苏还赖在被窝里,就听见叶峰叮叮咣咣穿衣服洗脸刷牙的声音,她揉揉惺忪的睡眼,问道:“今天怎么起这么早?”

“哎,你这个女人怎么老是不带脑子,不是告诉你我的东西不要乱放吗?”叶峰翻翻衣柜又把床上的被子掀开到处找着什么,压根没听见苏苏说什么。

“怎么了?”

“怎么了,晚上告诉过你我今天有重要会议,要打那条红色的领带吗?”劈天盖地的指责,如果在平时或许苏苏可以把这些当做玩笑或者恋人之间的打闹,而此时却是火山爆发的导火线……

“你知不知道我没竞选上主编的位子，昨天你爱答不理，今天大早晨就制造噪音，不要什么事都让我迁就你，来配合你的脚步，我也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习惯。饭你不做，碗你不洗，地不拖，而衣服永远把我当成全自动洗衣机，回到家就知道享受……”

“你脑子进水了。”

争吵的往往是小事，互相指责却能把小事推到高峰。

结局是这个男人大清早夺门而出。

苏苏一直以为这次和以前的每次一样是情侣间的小打小闹，直到下班回到家发现房间一片狼藉，以为有贼，再仔细看看，才发现但凡叶峰的东西都收拾走了，两个人共用的工资卡也不见了，里面有她的五万块钱。

“本来就不是我的错，这次我偏偏不找你，不道歉，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

一天，当做赌气。

两天，坚持赌气。

三天，真正没有硝烟的战争。

四天，开始后悔和寻找，却怎么也联系不到，叶峰的电话总是“不在服务区”，一切短信均得不到回复，QQ也有气无力地灰暗着。

五天、六天……

时间越来越漫长，惦念和担忧铺天盖地地袭来。苏苏躲在家里不断自责，每一个夜晚神经都高度紧张，每一次听见上楼梯的脚步声都盼望是他，而每一次打开门看见的总是黑暗和空无。

直到第七天苏苏收到一条短信：“苏苏，我们分手吧。拖了这么长时间谁都累了，何况我们并不适合。”

苏苏打电话过去，已经是关机。

男人的绝情往往比女人更决绝，不听任何的狡辩和解释，也不允许看到女人的泪水和楚楚可怜的脸。

苏苏无休止地发着短信，告诉叶峰只要他回来，自己什么都可以改，再也不任性，再也不乱放东西，再也不把脏衣服堆到成小山，再也不乱消费……总之一切女人的尊严都抛下了，只想换回一个男人。

一直到一个月后，还是没有得到叶峰的任何回复。苏苏这才明白他们七年的爱情终于走到尽头了。





此时此刻任何的诺言和海誓山盟都死在胎中,还没来得及孕育就已经完蛋!

“男人是最不可靠的动物,就像女人不可靠一样。”这是好友蓝颜的经典名句。

“那什么可靠?”当时的苏苏还笑蓝颜的幼稚。她不就是可靠的女人,叶峰不就是可靠的男人吗?

“有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可靠,还指望什么可靠?”

“所以你就成了爱无能,放在身边一堆优良品种就是无动于衷?”奚落蓝颜用这句话正中要害。

“大概可能好像是吧!”习惯了苏苏说自己“爱无能”,此刻也不需要辩解什么,何况现实确实这样。

当时的苏苏不相信蓝颜的幼稚言论,现在一切成了谶语,那个男人果然不可靠,消失的速度赶上2009年12月某一天精子和卵子结合的速度,让人来不及猜想更来不及接受,而那次自己联合那个男人一手摧毁了一个生命。

3 “贱”字当头，意外怀孕

真正意识到失恋的时候，苏苏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我跟他了七年，七年啊，我们差点就结婚了，颜颜你知道吗？我以为这辈子就跟定这个男人了，我那么爱他，没有他我会死。我每天都在不停地回忆，回忆快把我杀死了，我想恨他，可是恨不起来。我没出息，就是爱他，依赖他，迷恋他身上的味道甚至他说话的表情……”

“想哭就哭出来，我替你诅咒叶峰这个王八蛋，我诅咒他这辈子下辈子下下辈子都打光棍。”

苏苏扑哧笑了：“不许你诅咒他，万一他还回来，我还要他。”

“携你的五万元巨款潜逃了，你不报 110 通缉他，还在这痴心妄想他能回心转意，一个字。”

“什么。”

“J-I-A-N 贱。”

呜呜，苏苏又哭起来了。

“我的傻姐姐，平时聪明伶俐，怎么遇到爱情成脑瘫了。”

“我难过，难过。”苏苏痛苦地呐喊着，拿起啤酒咕咕嘟嘟又是一瓶。

蓝颜夺下她手中的啤酒瓶：“苏苏，别喝了，你不知道酒精对你没有作用啊，顶多促进新陈代谢跑几次厕所而已。”

“我难过，就想喝醉，为什么我都喝不醉。”

“你那酒量东北男人都害怕，治疗失恋不管用，要不咱购物去。”

“花钱的事我不干。”

“还挺理智，那就是没事。”

作为苏苏最好的朋友兼大学同学蓝颜义无反顾地承担起苏苏倾诉的对象。





苏苏回忆起过往情节，曾经撕心裂肺的疼痛又一次袭击了她脆弱的心脏。关于这件事蓝颜也是第一次听她讲起。

“嗯？你大姨妈怎么还没来？”叶峰突然问起来。

“不会吧，只是几次没有防护措施，而且都是安全期。”苏苏不太相信自己有这么“好”的运气。

第二天买了试纸检测，结果关键那条线半明显地躺在那里，若隐若现。听说这叫“弱阳性”，中奖的可能性极大。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好像有谁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苏苏看着叶峰，叶峰说：“不太可能，还是明天去医院检查一下再说吧。”

“如果有呢？”自己这个不大不小的年龄，有着不轻不重的工作，两个人的关系不紧不慢，物质基础不多不少，精神享受若有若无，是生还是不生？

“还是不要了吧！”虽然叶峰说出这样的结论也是自己所想，“未婚先有子在老家是不允许的。”但是从深爱的男人口中这样没有商量地说出来，还是无法接受，不知道那一刻怎么了，苏苏的眼泪突然就无声无预料地流了下来。

“你知道我是个理性的人，不喜欢犹豫，决定好的事情就不想改变。但是如果你坚决要这个孩子，我也会义无反顾担当起家的责任。”叶峰辩解着。

可是无论怎样的解释，苏苏心里都无法接受。

苏州的夜忽然变得好黑，再没有灯火霓虹的刺眼，也没有车水马龙的喧嚣，只有风的声音在这寂静的夜里来回沙沙作响。

女人有着天生的母性，当那个小东西长在苏苏的身体里连着筋骨时，苏苏总是有意识地保护着自己的肚子。尽量避免长时间坐在电脑旁边，尽量不使用电磁炉这样有辐射的家电，连电视也很少看了，连ML的时候，都好像在敷衍在应付，两只手捂着肚子，没有享受只是完成任务。

这一切叶峰都看在眼里。

当在医院里检查也是“弱阳性”的时候，苏苏问“弱阳性”代表什么意思，那个小护士不太肯定地说应该是有了。

由于小护士的不肯定语气，叶峰一直认为是“没有”，不知道是安慰苏苏，还是自欺欺人。

苏苏回忆起那段时间，悔得肠子都青了。那个时候她就应该知道他们走不长了。

为了确保是否是真怀孕，叶峰说等下个月他有空的时候再去医院检查检查，因为小护士说孩子太小做B超看不出来，而只有B超才能万无一失地确保怀孕的准确性。

约好检查的那天，叶峰竟然没有空，苏苏一个人到了医院，东奔西跑终于检查完，拿了结果出来，医生问：“是不是想要？”苏苏说：“不打算要，怀孕期间吃了很多辣椒，还接触电脑电视怕对孩子不好。”大姑娘上轿第一次面对这种问题羞愧地想了一堆借口。“不打算要怎么不早点来，现在都两个月了，看见了没有，胎儿都这么大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就是不懂得爱惜自己。”医生的责备让苏苏更是羞愧地低下了头。

完全听医生吩咐拿单子交钱、检查化验、取结果，然后莫名其妙地躺在手术台上，连做的是什么性质的手术都不知道。苏苏以为现在医院这么发达了，应该都是“无痛人流”，谁想，在手术台上，那种机械搅拌的疼痛，好像自己被凌迟，被五马分尸，被撕咬，疼的要人想去死，短短的几分钟好像几个世纪那么长。

“还有多久？”苏苏脸上渗出因为疼痛冒出的汗珠。

“本来三分钟，你孩子大了点，五分钟。”

这五分钟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忘掉，还有休息室里那些跟自己一样的女人痛苦的表情和呻吟声。

这样的结果对于今天应该是一件幸事吧，净身出户，不用拖泥带水有所牵挂。

如果一开始对叶峰还有很浓很浓的爱和很多很多的回忆，现在的苏苏，宁愿这样的相识相守相爱从来没有发生过。

男人总是一种自私的动物，尽力保护自己的领地，维护自己的年轻潇洒，保持自己的所谓魅力。

那个意外和对意外的毁灭，是苏苏最深的痛，而这件事成了苏苏劝说自己忘记叶峰最好的理由。

这样想着，再也不用拿眼泪祭奠那该死的爱情了，再也不用拿酒精麻痹堕落的自己了。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感谢你的绝情离开，让我有勇气从这样的泥沼中走出来。”每一个绝处都有意外的逢生，每一处狭路都可能柳暗花明。





蓝颜听完苏苏的讲述,心疼地看着自己的姐妹儿说:“傻姐姐,你怎么这么傻,以后不能再为他掉眼泪了,不值得。”

七年之痒的确会让人疲惫,不如趁这个时间好好享受一下单身生活,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再考虑衣服有没有洗,厨房有没有食物和饮料,居家的日子也过够了,走吧,都走吧,不相信没有男人会活不下去。

“颜颜,明天去商场购物啊!”

“你是想用金钱来麻痹感情,还是终于想通了要对自己好一点?”

“哎呀,好久没有奢侈一下了,给自己一点奖励。”

“真的吗?看来我只能舍钱陪君子了。”

4 升职降职,河东河西

又是新的一天,苏苏指着镜子里的自己说:“不许哭,不许难过,高兴,微笑,听见没有。”

苏苏是坚强的,她的坚强是要让别人看得到的。于是穿着新买的衣服,黑色蕾丝高腰短裙,配桃红公主泡泡袖T恤,T恤左胸位置开着一朵淡淡的花,花叶一直延伸到右侧,衬得苏苏更知性更女人也更气质,又化了淡妆,像往常一样上班去。

当苏苏装作若无其事地走进办公室,她的高跟鞋像往常一样发出哒哒的声音,这熟悉又有标志性的声音,原本是每个人抬头向她打招呼的前奏,然而今天大家的表情有些怪异。

微笑是最假的一种表情,人人看得透,人人却都在使用。尽管大家的微笑不够诚意和热情,苏苏还是回馈每一个人淡淡的微笑,不让别人看到她的脆弱和受伤的表情。

在公司的卫生间里,苏苏听到那些八卦女人们对她的议论,前段时间关于她要结婚的传闻又兴风作浪了。

所有的人都以为她的微笑是新娘子式的。

“更年期要结婚了吗?”据说更年期是柳苏苏的代号,因为每次定稿之前她会无数次让人修改稿件,无数次开会讨论每一个主题,无数次重新搜集资料、材料、主题,稿件被她那张嘴不停歇地说来说去,改来改去。每一个自信的人都被她如此的反复整崩溃了。一开始大家说她更年期,时间一长“更年期”还成了她的代号,但是苏苏还是一贯坚持她苛求完美的标准,力求把杂志做到最好。

“她几次都说结婚,每次都没有结成。”

“是啊,听说第一次是因为两地风俗不一样没谈拢,第二次男方出车祸躺





了一个月，第三次是他们看好的房子着火了。”

“真倒霉！”

“难道是传说中的克夫。”

“可能吧，事业型的女人婚姻往往是不幸的。”

“估计这一次也不会顺利结成！”

苏苏在洗手间里侧耳倾听，没敢出来，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

这不是在伤口上撒盐吗？

苏苏又想起叶峰那张无辜的脸了，好像每次的不顺利都是因她而起，天知道她一个弱女子怎么会有这等能耐啊！

难道叶峰离开我是因为我“克夫”？她不敢再想下去了，自己一直坚定的爱情太脆弱，太不堪一击了，爱情这么经不住暴风雨的考验啊！

“我要结婚？也不知道是谁这么有心，替我操心婚姻大事。”想想有点可笑了。

苏苏不想也不敢出去解释，任由这样荒唐的猜测在自己耳朵边肆意地蔓延。

然而，美好的谣言带来的不是好运，而是另一个死亡的讯息。

苏苏从副主编的位子降到主编助理了，肥头大耳的朱总冠冕堂皇地说副主编是个虚设的位子，新主编上任了没必要再留着这个岗位，增设主编助理，工作性质、工资都一样。

她要去辅佐一个自己曾经的下属，而且是一位品位低级、能力有限的下属。

可笑！

这样的结局已有先例谁也没有惊讶，只是没想到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这么快轮到她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她多次说过这个小丫头片子没有慧根，根本不是做这行的。但是人家留过学而且背景过硬，硬是从小编直接跳到了主编。

29岁，对一个未婚女人来说意味着马上结婚生子；对公司意味着婚假、产假、病假。

没有哪个公司愿意带一帮孕妇，何况在这个女人扎堆的工作场合，这种事情早有了先例。